

詩
奇
年
編

中州古籍出版社

传 奇 新 编

本社编

责任编辑 弦 声

插 图 李伯安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新乡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 开本5·625 印张100 千字

1987年1月第1版 1987 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850册

统一书号10219·120 定价0.96元

前 言

“传奇”一词的含义，曾经多次演变。自唐代裴铏把自己的小说集定名为《传奇》后，文学史上就把唐宋人创作的这种“多奇异而可传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的文言小说叫作唐宋传奇。宋人还把诸宫调、话本小说、南戏等称为传奇。元钟嗣成的《录鬼簿》把所著录的杂剧也谓之传奇。明清传奇则泛指那些继承了南戏传统又吸收了杂剧成果的昆山、弋阳等以南曲为主的诸腔戏。可见元、明、清三代，传奇主要是指戏曲。

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载，元杂剧作家有一百九十一位，作品五百六十余部。明清两代的戏曲作家和作品就不知超过这两个数字有多少倍了。这些数量浩繁的戏曲创作在我国古代文化宝库中和小说一样，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戏曲以其强烈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广泛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唱出了群众的心声，成为古代人民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之一。

但是，由于戏曲是把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杂技等融汇在一起的综合性艺术，而绝大部分的古代戏曲今天已经不在舞台上演出了，单是阅读剧本并不能完全体味其精妙，加之当时文人的戏曲创作有案头化倾向，过于追求唱词的典

雅，剧本的体制术语不为现代一般读者熟悉，就更增添了普及和流布的困难。所以，古代戏曲作品远没有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在今天读者中的影响大。其实，戏曲和小说是一对血缘很近的艺术品种。如比，无论元杂剧或是明清传奇都有许多作品是以小说为底本而创作的。为了使更多的人，尤其是广大青年，了解古代戏曲故事，我们试用比较便于阅读又能较好保留原作风格的通俗小说形式改编了一批优秀的元明清戏曲作品。这就是这部《传奇新编》的由来。

在这一工作中，许多古代戏曲研究者和文学创作者给予热情的指导并赐寄了作品，使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编成了这部书。但初次尝试，书中一定有不少缺点，希望读者能给我们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1985. 11. 20

目 录

第一卷	赵秀才得失金凤钗	(1)
第二卷	山神庙裴度还带	(28)
第三卷	认金梳孤儿寻母	(57)
第四卷	昆仑奴磨勒盗红绡	(79)
第五卷	绿牡丹咏诗结良姻	(93)
第六卷	翡翠园巧成翡翠缘	(133)

第一卷 赵秀才得失金凤钗

颜 元

话说宋徽宗宣和年间，东京汴梁城中出了一件奇巧事儿。苦甜酸辣，悲欢离合，为着几支妇人头上戴的首饰，险些使一位无辜秀才死于刀剑之下。

这秀才姓赵名翥，表字天翼，祖居郑州，未及而立之年。这年刚过白露，就带着妻子李氏和七岁的孩儿福童，来到东京攻读。所带盘缠早已用尽，店主人小二哥见他乃是贫寒书生，并不逼他还食宿之费，尽心尽情的款待于他，撙掇他专心致志。倘若一步侥幸，金榜题名，也不枉十载寒窗所受的苦辛。

三场考试一毕，贴出了皇榜，赵翥独占鳌头，高高中了头名状元。消息传到店里，妻子高兴得直流眼泪，福童拉着母亲的手，又蹦又跳，店小二早已备下酒菜，专等他回来时给他接风道喜。

赵翥满心欢喜，暗暗自付道：自此以后穷困潦倒的生活定会象流水落花般地消逝过去，再也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忧虑。他越想越喜，激动万分，急于想把这个好消息告知妻子、福童和那位好心的店小二。可是，在没有上殿谢恩之

前，他和那些考中的榜眼、探花、进士们，却是不能随便走动的。

常言道，物极必反，乐极生悲。这赵鹗过于紧张激动，一不小心，在金銮殿磕头谢恩之时，竟然把朝笏掉在了地上，弄得议论纷纷。皇上恼怒，发下圣旨，裁撤了他的状元身份，削职为民。

赵鹗十分懊悔，埋怨起自己不该如此粗心大意。虽然一再上表谢罪，表示改过，但圣旨已下，不能挽回。他心头懊恼，步履沉重地回到状元店时，妻子还不知道这件败兴事，笑嘻嘻地向他福了一福，柔声说道：“夫君，恭喜你！你成了状元，奴家此后就是状元夫人了。”赵鹗瞟了李氏一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李氏见丈夫面带不悦，神情颓丧，以为他过于疲惫，安慰他道：“你实在够劳累的了，好好歇息歇息。店里的小二哥还准备敬你喜酒呢！”

店小二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匆匆忙忙走进来，望着赵鹗作揖道：“赵相公大喜，今儿个你中了状元，我这小店也沾光啊！”赵鹗低垂着头，两眼闪着泪花，一句话也不说。李氏和店小二感到诧异，想到其中定有隐情，一连声地问道：“究竟出了何事？你倒是说话呀！”赵鹗搓着手，只是唉声叹气，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唉，唉，一言难尽啊！”

一听说赵鹗“失仪落简”把状元丢了，李氏哭哭啼啼地数落起丈夫来：“怎生如此糊涂，缺心少肝！为何不小心行礼？这以后的日子可叫人怎么过！”福童在旁边嚷嚷着肚

饿，叫爹上街去买烧饼。赵鹗急得团团转，拉住福童的小手哄劝了一阵。店小二摊开两手，对赵鹗说道：“不瞒你赵相公说，在下这个状元店是个小本生意，赵相公一家三口，在这儿住了几个月，房钱饭钱一直拖着，在下连老本都搭进去了。相公欠下的账我可以暂时不逼你还，可这以后你们三口人的一日三餐，小店如何供养得起！”——小二哥人品好，待人厚道，赵鹗素所深知，几个月来，虽然欠着房钱、饭钱，这小二哥却从来不曾催逼。眼下小二哥说的这番话，确真都是实情。赵鹗看着妻子和福童难受伤感，心里盘算了一阵，说道：“眼下在这京城里无亲无眷，小生又没有什么挣钱本事，难道眼睁睁饿死在这汴梁不成？自古道天无绝人之路，小生别无所长，倒是能诗会文，还会写字，不如到大街上卖诗卖字。倘若遇上主顾，卖得几个钱来，也好度日。”大家商量了半天，也想不出别的好办法，觉得不妨出去试试，碰碰运气。赵鹗收拾了一下笔墨纸砚，就到州桥去了。

且说这州桥在汴梁城的正中心，是东京最繁华的地方，临近汴河，一街两行，店铺林立，摊贩众多。人群熙熙攘攘，摩肩接踵。赵鹗顺着街道边走边喊：“小生能诗善文，有写对联、条幅、书信者，请开尊口，卑人恭敬效劳。”他慢慢地走一会儿，停一会儿，一个时辰过去了，却没有一个主顾。午时刚过，太阳晒得身上热燥，他擦了擦额头的汗珠儿，心里不由得埋怨起自己：赵鹗呀赵鹗，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金銮殿上失仪落简，好端端一个头名状元，白白

地丢了。十载寒窗之苦，一旦付诸东流！

说来事有凑巧，汴梁城中有个书生刘彦实，要送朋友一幅中堂，特地带了二百铜钱来到州桥，想找个书法高手。一见赵鹗，便寻个茶摊，请赵鹗坐下，当面看了看他写的字，果然道劲有力。就请赵鹗在虎皮宣纸上写了一幅草体中堂，送给赵鹗二百铜钱做为润笔之资。接过二百铜钱，赵鹗突然一阵头晕目眩。他知道这是由于又累又饿引起，本想在旁边的面食摊上买一碗扁豆浆面条充饥，但转念一想，妻子李氏和儿子福童尚在状元店里等着，便把拿出来的两个铜钱又装进衣兜里了。

就在这时，从街东边走过来一位苍白胡子老汉，年龄约有五十来岁，模样象是乡下来的庄稼人，踱着慢步，东瞅瞅，西望望，大概初次来到京城，一切都感到很新鲜。老汉正在慢悠悠地观看街景，突然有一个青年小伙子迎面撞来。老汉猛吃了一惊，连忙躲闪，小伙子却皮笑肉不笑地挤了挤眼，打着东京腔，阴阳怪气地说道：“老东西不识抬举，特意给你作揖，为何连礼也不还？”庄稼老汉听了，只好连忙打躬还礼。小伙子也斜着眼，瞅了瞅，劈胸揪住老汉的衣领，大声呵斥道：“你怎的这般不讲信用，早先借我的二百铜钱，为何迟迟不还？”老汉被揪得疼痛难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小哥哥，你且放手。我和你素不相识，何时何地借过你的钱？莫非认错了人？”小伙子一听，火气更大，揪的更紧，呵呵大笑几声，提高嗓门说：“你个老东西，小爷

爷名叫李虎，就住在这汴梁城内。今几个在这州桥撞见了你，借我的二百铜钱还了我，万事皆休。如若不还，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老汉连声叫屈：“天哪！老汉何曾认得你？几曾向你借钱？”小伙子不等老汉把话说完，指着老汉的鼻子骂道：“好好好，老东西竟敢赖账不还，真要活活把我气死。罢罢罢，小爷爷今几个不要命了，咱俩一同跳进这汴梁河死了吧！”说着，死死撕拽在一起，要拉老汉往河里跳。——老汉慌了，哀求道：“小哥哥且请息怒，你看我老汉胡须苍白，岂是刁顽耍赖之人？我端的同你素不相识，不曾借你的铜钱……”“好啊，直到如今，你还在耍无赖，翻脸不认帐。既然如此，小爷爷不要你还钱了，一同跳河做淹死鬼，到阴曹地府，再和你去见阎王爷打官司吧。”

那人推搡着老汉要去投河，惊动得许多人围拢上来，有的劝，有的拉。不过劝架的人大多是外州外县到京城来办事的，或者是过路客商，却很少有本地的商民。因为州桥附近的住户和做生意的摊贩，都知道这人的底细。原来这人姓李名虎，是东京城里一个出名的街痞子，无家无业，光棍一条，最喜欢挑衅闹事，惹事生非。平素常常诈人财物，偷鸡摸狗，宿赌嫖娼，图死卖活。正经良民百姓都远远地躲着他，一提起他，众人直骂他祖宗八代，都说他的祖先准是做了缺德事，才生下李虎这个猪狗不如的作孽畜牲。李虎在几天前，同一帮狐群狗党的朋友们密议暗商，到一家首饰店掌柜家里偷盗了不少银两和金银首饰，李虎分得了二十来两银

子。想不到昨天上午在赌场上输了个净光。昨天夜里，他独自一人溜到曹门大街小枣子巷内一个教书先生家里行窃，刚刚跳墙过去，被看家的大黄狗一阵乱咬，不是他逃得快，身上少不了留下几处狗牙印儿。他当时心慌意乱，只顾溜窜，溜到曹门城根，正要喘口气歇息歇息，几条啃骨头的野狗几声怪叫，吓得他拔腿就跑，一个趔趄摔进了粪坑里，气得他骂爹骂娘，一夜没睡个安稳觉。李虎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一竿子多高，又饥又困。来到州桥桥头，满心想找个岔儿，讹些钱财酒饭，一来充饥，二来泄泄心中的闷气。当他看到这个庄稼老汉时，便故意胡搅蛮缠起来。老汉被李虎紧紧拽住衣领，憋得难受，身上又端的未带银钱，尽管说了很多哀告求饶的话，李虎还是不放，口口声声非要拉他投河做淹死鬼不可。

这些情景被站在浆面条饭摊前的赵鹗看得一清二楚。他既不认得老汉，也不认得李虎，但亲眼看着老汉那难受的样儿，实在觉得可怜。于是，他叹了一口气，走进人丛中对这一老一少说道：“请你们两位不要争执了。这样撕拽不休，惹街坊邻舍们笑话。再说，为二百铜钱吵得面红耳热，日后怎好相见？凑巧得很，小生刚才卖了几个字，主顾送给我二百铜钱，现在转送给这位兄长如何？”

赵鹗刚把二百钱从兜里掏出，就被李虎劈手拿过。李虎放开拽着的老汉，嘻皮笑脸地对赵鹗作个揖，又伸出大拇指在赵鹗脸前晃了晃，连声夸奖赵鹗：“够朋友！够朋友！”



然后又对老汉扮个鬼脸，笑嘻嘻地说道：“老头儿受惊了。要有闲功夫，咱们如今到丽春院找个窑姐儿，叫她唱支曲儿你听？”把老汉气得直撅胡髭，李虎早一摇一摆哼着小调儿走了。“呸！”老汉望着李虎的背影，照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真真的地痞京赖子！”赵鹗劝着老汉，叫他不要跟这种无赖刁徒一般见识。老汉对赵鹗实在感激，作了一个揖，道谢说：“多谢先生，若非先生慷慨相助，老汉今日差一点儿做了屈死的冤魂。”老汉揉了揉眼睛，上下打量赵鹗，仿佛有些面熟，问道：“看你这个模样，心地善良，助人仗义，定是一位知书达理的秀才，却又为何这么寒苦？”赵鹗感到一阵心酸，说道：“老先生眼力不差，小生确实是个秀才。今年来京赶考，侥幸取中，不想前日金殿谢恩之时，失仪落简，被革除功名……”老汉心里一惊，说道：“先生莫非就是今年新中的状元公，赵鹗赵天翼吗？”赵鹗答道：“小生正是无能无才的赵鹗。”老汉又问：“先生现住何处？以何为生？”赵鹗指了指州桥西头的那条僻静胡同，叹口气说：“就在前边不远一家小客栈名叫状元店内寄宿，一家三口，如今……唉，只靠小生在街上卖诗卖字……”赵鹗没有再往下说，催起老汉来：“老先生，你今天遭此一场烦恼，误了你的正事。看你不象本地人氏，还是快些赶路回家吧！”“多谢先生盛情！”老汉又躬身施了一礼，劝道：“先生也该请回了。大德高谊，不日定当相报。就此告辞，后会有期！”

“不用客气。”赵鶚拱拱手说，“后会有期。”

赵鶚拖着困倦的身躯回到状元店以后，妻子和店小二免不了埋怨他窝囊无用。可是听他叙述了州桥闹市上的事情，反而被他的善心义举感动了，不但不对他埋怨责怪，店小二还把羊羔皮袄送到当铺里，换了二两银子，买来些米面，供给他们吃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话说州桥上被李虎欺辱的老汉，并不是庄稼佬。此人姓张，名天觉，表字商英，乃是朝中的谏议大夫，居官清正廉明，甚得皇上的信任和重用。张天觉早就听说汴梁城中有些浮浪子弟和游手好闲之徒，滋事生非，欺压善良百姓，常常搅得街市纷乱，不得安宁。京城的捕盗官员和开封府衙门，虽曾张贴告示，缉察访拿，但仍然奈何他们不得，商民们多次向开封府尹和朝廷上书，恳求官府为民除害，好让百姓安居乐业。为了弄清虚实，张天觉乔装改扮，扮做一个种庄稼的老汉，亲自到州桥微服私访，不想竟遇上李虎这个地痞无赖，惹得生了一场闷气。

张天觉回府之后，把私访得到的情况，连夜写成奏章，申报朝廷。这两天他翻来覆去地想，赵鶚的身影在他脑子里转来转去，总是排解不开。他觉得这个书生太不幸，十载寒窗，不知磨穿了多少砚台，好不容易地考中了头名状元，却因失仪落简断送了前程，到手的功名白白地丢掉了，实在可惜。尤其是赵鶚在穷困潦倒之时，街头卖字挣得的二百铜

钱，竟全部送给了无亲无故的庄稼老汉。张天觉心里明白，他知道赵鹗拿出二百铜钱相助之时，决难想到自己帮助的老汉，并非乡下的普通百姓，乃是朝中举足轻重的大臣。似此见义勇为、解囊助人，其高风亮节，使张天觉深深为之感动。

张天觉心中暗想，赵鹗虽是一介寒士，落魄书生，其立身行事足以令人感佩，可亲可敬，委实难得。古代先贤孟轲尝云：“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老夫子的话，莫非应在这赵鹗身上？不然何以偏偏在金殿谢恩之时，失仪落简，出了差错？虽说偶而疏忽，在所难免，算不得多大的罪过，然朝廷法度，谁敢违拗？张天觉越想越怜惜起赵鹗来，恨不能把自己的爵禄让与赵鹗一半。

自古道：君子受人之恩，不能不报。张天觉心里一直盘算报答赵鹗。虽然赵鹗不过只帮了他二百铜钱，但赵鹗正在困境，二百铜钱比二百两银子还要金贵。张天觉决心报答，可他是个清官，家里开销又大，并没有什么积蓄。他想了又想，决定把夫人过门时陪嫁带来的十支金凤钗送与赵鹗，以便在急需的时候换些银子维持生计。

张天觉进入内室把金凤钗找了出来，又找出一块蓝色碎花布把它包好，将家人张千喊到书房，说道：“你即刻把这包袱里的十支金凤钗送到州桥西头状元店里，亲手交给赵鹗相公，就说这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聊表我的一点谢忱，一定请他收下。”

张千点头答应，接过包袱，转身要走。张天觉又把他叫住，吩咐道：“那赵相公是个穷书生，你可不要收他的赏钱。”张千领命回答道：“请老爷放心，小人遵命。”

张千到状元店见到赵鹗，说明来意，赵鹗本来不收，挡不住张千执意恳求，才勉强收下了。正要与妻子商量如何款待张千，张千深深打了一躬，拦住说：“请赵相公切勿费心，小人不敢领赏。”说罢，又满脸堆笑地施了一礼，告辞去了。

赵鹗和妻子合计了一番，对张天觉送来的这份厚礼深为感激。夫妻二人猜想这位张大人并不指望他们再到府上去亲自面谢，再说自己是庶民百姓，与朝中大臣攀亲结友，身份也不相称，所以也就不去张府拜望了。倒是觉得在这状元店里，几个月来，多承店主人热情照顾，总因自己贫寒，毫无感激领情的表示，实在于心不安。于是，两口子又商量商量，把店主人请了出来，从包袱里取出一支金钗，说道：

“小二哥！你看我们一家三口，在这店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吃的用的，你没有把小生当外人看待，房钱饭钱又总是拖欠着，提起来叫俺脸红。”

店小二说：“赵相公！你说的真是太见外了。小的知道赵相公你是个知书达理的君子，只怪运气不好，你和你家娘子都别在意。古时候韩信拜帅之前，听说他还要过饭哩！还有那个诸葛亮，没当丞相那阵子，也困住了，在南阳种过庄稼嘛！那叫什么龙……龙，龙困在沙滩嘛。你别在意，别在

意。就凭你赵相公这么好的心肠，日后自有出头之日，会当大官，享大福的。老天爷不会是个瞪眼瞎子，善有善报。放心，放心。”

赵鹗说：“谢谢小二哥你的好意。你看，这是在州桥碰上的那位老汉……”李氏在一旁插嘴说：“人家是朝廷的大官，那天是专意装扮成庄稼佬出来私访的。”店小二轻轻“呀”了一声，倒噓了一口气。——“是朝里的大臣。”赵鹗接着说：“他是张天觉张大人，做着谏议大夫。”赵鹗指了指桌上的蓝布碎花包袱，“这不，刚才打发家人送十支金凤钗谢我。小二哥，我送你这一支金凤钗，权当这几个月的房钱、饭钱，不知道够不够？如若不够，再送你一支。”说着，又伸手要取。店小二连忙拦住，接过一支金钗，说：“这一支就足够了，还多出许多，住到年底也使不完哩。”

再表离东京汴梁九里多路，有一座桃林。虽说前不临村，后不靠店，是个僻静所在，但它依山傍水，能看到艮岳的山石，能听到汴河的水浪声，端的清幽蕴秀，别有趣趣。近日下了一场春雨，吹了一阵春风，催开了桃花的苞蕾，绽开了笑靥，枝头上一串串的花朵，展露风姿，千娇百媚，仿佛小姑娘的娇嫩的脸蛋上刚刚搽上胭脂，羞羞怯怯，更加妩媚。

这天一早，杨六儿就被主人叫进上房，吩咐他告知厨司的值班，准备酒饌，装进食盒，打发几个书童小厮抬到桃林去。并让家里的姬妾歌女们早点梳洗打扮，午时左右，要偕